**圆桌派第二季第1集 出身：家世决定你多少**

[圆桌派 第二季](https://v.youku.com/v_nextstage/id_3127efbfbd11250911ef.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Program_1.dtitle" \t "https://so.youku.com/search_video/_blank)

文化 · 2017 · 中国 · 24集全

主持人：窦文涛

简介：《圆桌派》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由著名媒体人、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看理想”倾力打造。立足“撩、聊、了、料”四大吸睛秘笈，不设剧本，即兴聊天，平等视角，智慧分享。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交流价值观点、碰撞思想火花，邀你畅游文化与跨界的奇妙之旅。

**人物：窦文涛、马未都、柯蓝、蒋方舟**

窦文涛：我见到你也是恍若隔世啊柯蓝，真是咱们俩，我们当年是多么的亲，几乎就是睡在一个屋里啊，就是。

柯蓝：等会儿，是你们借用了我的屋，干什么事我不清楚。

窦文涛：对对对！

柯蓝：我在里屋，你们这帮坏小子在外屋。

窦文涛：我们在当年香港，我跟柯蓝老同事，所以他们说今天不是以《人民的名义》，要以柯蓝的名义，对吗？他们都找什么老戏骨，我就找柯蓝，你知道当年我跟柯蓝在香港，那一段日子，那就戈辉、鲁豫都吃醋。

柯蓝：我们这几个人，真是。

窦文涛：对！

柯蓝：特别逗！那个时候他们刚刚去香港的时候，然后我们公司就是在海边嘛，然后展望香港绚烂的这个夜色，然后窦文涛说“万家灯火，哪一盏是我的灯啊！”是不是啊！就现在这北漂的感觉，那时候港漂。

窦文涛：没错！那时候就是我跟那个鲁豫、戈辉嘛，在那个尖沙咀，我在那边看着对面那个太平山。我还跟这俩，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同吃同住，大陆青年！对吧，我说你看李嘉诚别墅就在对面半山，我说你们等着，十年之后你们俩还在这儿看，我就在对面李嘉诚的别墅里拿望远镜看着你们！鲁豫说，对，李嘉诚的佣人房里拿着望远镜看！那时候就整天跟柯蓝玩。

柯蓝：对！

窦文涛：所以呢，真没想到，马爷，这多年之后，我在这个《人民的名义》这么火一电视剧里，所以我看点跟别人不一样，你知道吗？我老看你，我觉得有意思，处长。

蒋方舟：变化大吗？

窦文涛：啊？

蒋方舟：那个角色和她本人的形象。

窦文涛：你要说她60多岁真是保养得好。

柯蓝：真是，我也觉得，我跟马先生同年，自个儿都把自个儿说黄了。

马未都：这个，你看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年轻的技巧就用上了，很多女人老问我怎么能显得年轻，我说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把你的年龄往上报十岁，谁都说你年轻，对不对？你老是往下，扭扭捏捏地不敢说，人一看，你这就岁数，其实岁数藏不住十岁，任何人藏不住十岁

柯蓝：干嘛要藏岁数，我觉得是礼物，特棒！

马未都：很多人愿意，很多人就，很多人很怕自己的年龄被人知道，其实这个人知道不知道的，都不要看脸，看侧面，你看你这侧面。

窦文涛：看身材，侧面。

马未都：薄就还年轻。

窦文涛：翘臀，哎这是……

马未都：你这个不是，你这思想不好。

柯蓝：你这臀，我又不是古巴人，从来没翘过，十六岁都没翘过。

马未都：没有，侧面是侧面薄厚决定了这个人的年龄，你看那个少女的侧面都很薄。

柯蓝：看。

蒋方舟：肚子不舒服。

马未都：只要这后侧面一看厚了，那你怎么正面年轻，怎么紧皮拉着都不管用

窦文涛：对，对，对。

马未都：体态。

窦文涛：哎！

蒋方舟：好残酷啊。

窦文涛：不是，看人不光看身体对吧，这个我也是跟柯蓝早就学会的。

柯蓝：你从来没学我这点，你从来都是看薄，看厚。

窦文涛：不是柯蓝，我，我现在可以跟你表白，我这个当年的一些青春期，不是，也不算青春期了，就刚到香港工作的时候，他们特洋气儿，他们是ChannelV的，你知道吗，ChannelV的那种这个音乐主持，当时是带来一种很洋范儿的风格，跟那个今天咱这电视台感觉都挺生活化，那个时候柯蓝他们那个ChannelV主持人就全是站着，穿的特时髦，男模，女模，都是那种啊呀啊呀呀，都是那样的说那种。

柯蓝：说的简直是不正经。

蒋方舟：哈哈哈人妖的感觉。

马未都：妖魔鬼怪。

窦文涛：我那个时候来自大陆河北，你知道，怎么主持都显得持重（众人：哈哈哈哈哈）所以当时她带，所以我对柯蓝有一个惊讶，就是什么呢，我一直以为她是那种从小在外国长大的孩子，我是后来才知道觉得挺漂亮我说这哪来的，一看，好家伙，可以勾搭一下，高干子女，柯蓝她爷爷，你知道她是典型的红三代，她爷爷是新中国54位上将之一，你知道吗，所以她绝对是红色家庭长大的，但是所以你说她这个范儿，当年我第一次碰到她，我以为她是那种从小在外国长大的那种女模，那种名模，后来我发现呢。

柯蓝：我不是名模吗？

蒋方舟：也是名模。

窦文涛：后来我发现呢，演那个什么《人间正道是沧桑》，我觉得导演选择你，没准也跟你的家庭出身有点关系他让你演那个（人物）……

柯蓝：没有，导演当时是不知道，就是他只是一个感觉，就觉得我很其他人不一样，我不像个女演员。

窦文涛：像什么？

柯蓝：我也不知道像（什么）。

蒋方舟：名模。

柯蓝：对，他觉得我像名模，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还荨麻疹呢，我整个那个脸，因为这么几十年都在受荨麻疹的这个，怎么说呢，骚扰吧，完全是骚扰，你不想它的时候，它就开始撩拨你，那时候脸还是肿的，导演就是一个进门一个出门,诶让她来试试吧，她不太像女演员。

窦文涛：诶，马爷，这方面，你的研究比较深，是吧，就是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就是说，咱们四个人都回答啊

蒋方舟：嗯。

窦文涛：你们活到这个岁数，四十的，六十的，八十（众人：哈哈哈哈哈），你们在这个岁数有没有反思过，你今天的很多你的好处和你自己觉得自己不好的地方，跟你的家庭出身有关系，你琢磨过吗。

蒋方舟：我肯定是这个凤凰女带来的自卑感促进我一路成长吧，对啊，我肯定是。

窦文涛：湖北襄樊一枝花，哈哈哈哈哈。

蒋方舟：对，就是这个不停地要挣脱出现有环境的这个氛围。我其实是铁路子弟嘛，然后我爸爸是乘警，妈妈是铁路子弟的老师，就四舍五入也是大院子弟，对，四舍五入也是（众人：哈哈），非常四舍五入也是，但是铁路它其实是有种这个失败者的氛围，我当然不是用贬义来说，就是大家觉得自己命运已经是被确定了的那种失败者的氛围，所以我是一个想从这种环境中叛逆出来吧。

窦文涛：所以你老说你有一种讨好型人格，就见人不由自主的爱让别人高兴。

蒋方舟：对，就是包括小时候…

窦文涛：你觉得跟小地方的那种自卑有关系吗？

蒋方舟：有，其实你刚刚说，看到那个柯蓝姐那个洋气，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大概十一二岁去广州的这个富的亲戚家，捡那个姐姐不要的衣服，然后是我那个姨姥姥她安排我捡这些衣服，因为她耳聋嘛，她声音特别大，她说，翻吧，翻吧，尽情地翻吧（众人：哈哈哈哈）然后，就是那一刻，就觉得非常的辛酸，就是那一刻可能是我很明显地感觉到，我是这个小城市的跟，然后见到洋气衣服的那种自卑，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了

窦文涛：你看，马爷，你要说咱四个，我觉老觉得，我们俩是属于贱民出身，你们有点新中国贵族出身。

蒋方舟：庶民。

马未都：我没有，她是我不是。

窦文涛：你怎么不是？你空军大院的。

马未都：空军大院是空军大院，对，那个时候，它的这个就是成长的氛围，军队是优于地方的，因为刚建国嘛，我们小时候刚建国，历朝历代都一样，哪个国家都一样，因为政权都是打来的，政权商量不来，也买不来，打来的政权呢，就是第一代人，军人，历朝历代都一样，都是地位比较高。你比如说你像这个赵匡胤，赵匡胤拿下天下以后，杯酒释兵权，所有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我这个权利消失了，所以军队在这个上个世纪，就我们小的时候，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待遇，要大大地优于地方，起码我们小时候没挨过饿，不可能说没得吃，

窦文涛：诶，你，所以我就感觉到啊。

马未都：嗯。

窦文涛：你们是在北京长大的，你像那个，我呢，是算是石家庄吧，这个天下第一庄，我现在就有时候感觉到，你当然，咱们用任何这个地域去说这个人，你都可以反驳我，那都不是科学的，可是大家聊天，怎么就那么爱聊，你是哪的，我是哪的，你比如说要照我平常爱跟他们聊，我就觉得就是说，你看这个河北人，就或者说我们这石家庄人，其实骨子里，还是有一种那种叫从心的那种人生境界。

蒋方舟：嗯。

窦文涛：从心为怂嘛。（众人：哈哈哈哈哈），就是，诶，就为什么，你看，往往坐一圈人吧，好像我就觉得像我们河北的人就比较不太爱表露自己的个性，比较愿意就是抑制着自己，相反，你比如说啊，你说前一阵，咱比如说这琼瑶阿姨，因为她那个什么丈夫的那个事，就嚷嚷的满社会都知道，你说我当时就发现呢，你看名人当中有这么一路，要叫我说就是有人物感，她有人物感或者说中心感。

你比如说要像是我们这种出身的，你比如说我老觉得，说我犯了什么脾气了，我会觉得，哎呦，我出去嚷嚷去，就是说这社会上，谁没有点喜怒哀乐呀，就是我有什么资格去占用人家别人，的或者说把我自己的事给人嚷嚷的全社会知道，我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会发现，你看有的名人，他有一种在这个公众面前撒娇的，这么一种劲头。就比如说怎么不高兴了啪就骂大街了，就好像就是说我…

蒋方舟：需要人哄着。

窦文涛：不是。

马未都：你说这名人不能点名，是这意思吧。

窦文涛：不能点名，但我可以…

马未都：我想不明白是哪一种事（众人：哈哈哈）。

窦文涛：我不能点名，但我可以点出身。

马未都：嗯。

窦文涛：我后来发现不完全统计，往往这种就能够，就有这种人物感，中心感，或者混不吝，什么都不吝，就我就跟你嚷嚷去了，是吧，把你们骂一圈，你们全社会，你们都得纵着我了，对吧，我发现这种人往往在，出身在北京，甚至是小时候，他有一些个，像柯蓝他们家庭这样的。

柯蓝：我有吗？

窦文涛：你别说，你有点儿。

柯蓝：我什么时候有？

窦文涛：不是。

马未都：含沙射影（众人：哈哈哈哈哈）。

柯蓝：咱们直接说，有吗？

马未都：问得好，没有，你是比较开放的

柯蓝：不，我想说的是，因为一直在说出身，出身不能成为一个人的借口，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借口，你如果要说出身，那个时候都是供给制，这个马先生应该非常清楚

马未都：嗯，对对

柯蓝：没饿着，从来也没撑死过，在那个年代什么叫做贪污受贿，家里的所有的茶几，凳子，床

马未都：全是公家的

柯蓝：全是公家的，你没有私有的财务，与此同时，你的工资的确是高，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工资高，他养的人多啊。

窦文涛：所以你会不会…

柯蓝： 养了几大家子人。

窦文涛：对，全是公家的，所以你会不会认为，现在这个社会也是你们家的，（众人：哈哈哈），也是公家的。

柯蓝：嗯…这个我倒特别想，但是中国封建制度已经完结了，所以这事根本是不可能的

窦文涛：不是，我跟你分析啊，你不是属于这种，好像要把自己的事嚷嚷的满世界知道，你不是这种类型，但是我仍然从你的家庭里边能看出你一些性格，柯蓝这个性格有时候容易得罪人的，你知道吗，就是尤其是中国人，觉得这个女的怎么能跟大侠似的。

柯蓝：你这个说的特别对。

窦文涛：或者说，混不吝

柯蓝：特别不招人喜欢

窦文涛：就特别刚性，就这种

柯蓝： 我觉得这个吧，就是大家都是觉得，这个出身成为一个成长过程中的借口，但是其实出身，它只是证明了一个家庭教育，不是每一个人的出身都是说，你会一个人格的一个形态，不是这样子的，每个人的人格形态都是不一样的，包括你看，想我爷爷这种，遭受了这么多的打击，其实让我知道的是，什么都不算事儿，你不管原来你做过些什么，今天说你好，你就是好，明天说你不好，你就不好，任何天塌下来，你得靠这个脊梁去把它顶起来，这才能叫顶天立地的人，这个跟你出身什么贫困，或者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马未都：不是，他是这样啊他有…

柯蓝： 你反而把你的欲望值降得很低。

马未都：对，这个出身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环境对你的影响，你的出身好和不好都会有影响，还有一个是我们特别，就是顾及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天生的问题，这种东西叫性格，性格是天生的，是可以遗传的，我们说自个很多人不相信，说性格怎么遗传，我告诉你个指标你就相信了，因为说人吧就没法说，因为他老是觉得人是后天因素大，其实不一定。

这个国际上的名犬协会，对名犬的定义，这个狗的定义，它除了身高体（重），比如说公犬最高应该多高，母犬应该多高，什么什么各种（指标），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叫性格三代不得变异，狗不许变异，比如这种狗，同样是狗，这个斗牛犬，你越捅它，它就越凶，越捅他越凶，这是它的性格，改不了，它不因为你环境很好它就不凶了；那有的狗也叫唤，汪汪叫，你一捅，就回去了，这也是它的性格，这个性格决定这个狗是否能加入世界名犬协会的这个名单，那么狗和人都是生物。

窦文涛：您这是狗眼看人低（众人：哈哈哈哈哈）

马未都：不是，我就说这个性格中呢，很多人，说到她，她刚才，你说她跟她奶奶很像，这就叫性格，她一定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在传递，只不过这个传递因为后天，人类在后天中能改很多被文化约束很多，比如你连续碰钉子，你的性格就会收敛，对不对，如果你这个环境中没有碰钉子的机会，你的性格依然是你自己的，我们的性格都是改过的

蒋方舟：那老炮儿属于那种这种心态吗？

马未都：老炮儿是，老炮儿让这电影彻底给带走筋了（众人：哈哈哈），这对不对，老炮儿是这样，过去的所有的这个老炮儿并不是指北京本土成长的这些人，往往是那种带有一些大院背景，有一些就是，强烈的文化自我的这些人，这些人老炮儿最强的一个概念是，做事不计成本，这是老炮儿的本质，我们后来为什么老炮儿精神，为什么《老炮儿》后来这个电影特别红，就是它闪现了做事不计成本的这个本质，我们今天做事，第一就是成本，这事我值不值得我去，我为兄弟值不值得两肋插刀，我们去做事情得算一成本，这事我这半天去干这烂事儿，我就不去了。

窦文涛：算完了，最后还是插兄弟两刀吧（众人：哈哈哈哈哈）

柯蓝：所以今天非要讲出身的话，我们来想想老炮儿，其实跟出身没关系，跟你的见识、跟你的阅历是有关系的。

窦文涛：但是出身影响见识和阅历吗？

柯蓝：我觉得还是家庭教育非常影响。比如说我从小我奶奶跟我说，这个是个男性主导的社会，身为一个女人，身为一个女孩子，我是大家庭当兄弟的第一个孩子，但是我很不幸是一个女孩，我奶奶说你必须要读书，你长得又不好看，读书唯有道。

窦文涛：你奶奶相面有点问题（众人：哈哈哈）。

柯蓝：我小时候真的不好看。

马未都：眼神儿有问题。

柯蓝：后来是经过后天的努力，我非常努力，但是比起一个我一个漂亮的妈妈来说，我的确压力非常大，我奶奶就说只有读书才让你不寂寞，你就发现真的是你发生任何，小时候，你今天想想，我第一次想要自杀是我小学交不出那个寒假作业，暑假作业可能小学一年级吧，那个时候就想死。

窦文涛：这真是奶奶的刚烈。

柯蓝：今天一回头想多可笑啊，但是每次想到要死的，觉得自己把自己感动得痛哭流涕的时候，就有人会丢一本书给你看一看，你就发现历史上这些人都没死，凭什么我死了啊，我还年轻貌美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家庭教育，你会知道你这个，其实中国人每个家一个都是一部血泪史，恨不得，就是你们家庭在这个整个的那个怎么发展的过程当中经历过什么事儿，你如果真的都知道了，你回头一看，你不断地去印证人生的经历，你觉得这都不是事儿，天空飘来多少个字，它都不是事儿。

窦文涛：你看不是有一阵有流行，有一个公司里，在人力资源部工作的人，在网上这一个文章叫作什么呢，《寒门再难出贵子》吗？他就是说他们银行，来了这么一堆实习生，最后只能留下两个，后来他就说他这同事说，你看着，我告诉你谁家是农村的，谁家是干部家庭的，谁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他说八九不离十，你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第二天上班，来的最早的是农村那个孩子，尽管他来的最早吧，但是他也不大会交往，见人也不会叫但往往干部家庭的孩子一来了，就是说叔叔辛苦了，我给您倒杯水吧，干部家庭。

马未都：会来事儿。

窦文涛：是吧，会来事儿，然后呢，稍微有点招人烦的呢，反而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就是说好像是有点清高，也不太爱跟人家合作，你看，这就说明这跟他的成长环境，它是有关系的嘛。

柯蓝：那为什么回归的不是出身而是家教呢，我是觉得像祁同伟这样子的，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同情，是因为家庭教育啊，他完全无敬畏，不知廉耻啊，就是一样寒门出身，为什么会有人…，你这个有点太虚伪了（蒋方舟），你假装自己是寒门，哪有你这样子的寒门，而且方舟。

窦文涛：她爸是乘警。

柯蓝：不是，方舟跟她妈妈的这个关系，我看过方舟的一个文章，这不是一般的，这叫什么寒门，还是知识分子家庭，这是一个非常有见识的、有独立人格女性的女儿，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的发展，这是一个家教。

窦文涛：那只能说你爸爸高攀了，你妈妈下嫁了，是吗?

柯蓝：不是，我觉得真是一个家庭教育的问题，就是她从小知道，她跟她的妈妈是最好的朋友，她有什么事可以跟妈妈商量，然后她妈妈看她的手机，一点她觉得很正常，很好，我应该让我妈妈知道，这是多么好的家庭教育。

马未都：主要是她的秘密少，她秘密要多了她也不让看。

众人：哈哈哈。

柯蓝：她有秘密，她绝对有秘密，但是问题是这叫什么。

马未都：我父亲现在都不在了，母亲还在，母亲在，她也不看《圆桌派》，所以我也可以随便说。

柯蓝：可以胡说，哈哈哈。

马未都：可以随便说。

窦文涛：我等会给她老人家送带子去。

马未都：我爹是一辈子照顾我妈的一个人，就事无巨细，我从小我母亲不穿北京产的鞋，她是北京人，她不穿，她永远是最次穿上海和广州的鞋，那是那个年代。

柯蓝：多挑剔。

马未都：非常挑剔，从小她喜欢吃巧克力等等，就我们都觉得很奢侈的食品，因为很多人。

柯蓝：太腐败了。

马未都：对。

窦文涛：娇小姐啊。

马未都：然后呢，这回一查，好，我母亲那个家族，我母亲那个家族往上倒五代，山东利津的大盐商，从道光年间开始，连续五代一个县的首富，所以我就后来能理解我妈，为什么好多，就是那时候在军队，你知道，她怎么会有这些毛病呢。

柯蓝：资产阶级小姐臭脾气。

马未都：全是资产阶级的毛病，我妈是什么都不吃，有异味的东西全都不吃，以致我离开家到农村的时候，我要学会吃葱姜蒜，吃牛羊肉，吃腥的，什么都得吃，因为我们家什么都没有，她不吃的，有任何异味的，她都不动。

柯蓝：那你们家伙食不怎么样。

马未都：就不怎么样嘛。

窦文涛：哈哈哈，伙食不怎么样。

柯蓝： 伙食不行啊，这个，都没有什么韭菜什么的。

马未都：到我爹那边就不一样，我爹的，我的曾祖父6岁丧父，12岁丧母，12岁就是孤儿，出海，不出海就是死，出海是死亡率最高的一件事，就是渔民的死亡率仅次于矿工，那当然它东南沿海就有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你是拿命抵这事，你所有人出海以后呢，就是你没有工资只有分成，你出海就有分成，你拿命抵这事，命入一股，结果他们就慢慢慢慢发迹，我那个曾祖父就发财以后让我爹读书，我爹是他长孙，长子长孙！

我爹是我们家族第一个读书的人，才有了后来有我，但是他读书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39个人出去，一块参军打仗，历经抗战和解放战争，还是，你比如说著名的战役，就孟良崮，这大家都知道吧，然后打济南战役，打这个淮海，打渡江，打上海，一路打进去他就活着，为什么他活着，因为他读过书，读过书的人都比较容易活到最后，就智兵不勇嘛，就冲啊，慢半秒。

窦文涛：明白，在后面喊。

马未都：也冲啊，就肯定有这个原因嘛，就是对不起我爹了。

窦文涛：跑慢点，跑慢点。

马未都：不是跑慢点，就是你起码得看一下，对吧。

柯蓝：你要判断，判断需要时间。

马未都：那当然，我们总体才赢了，要没有这些智兵的，我们赢不了嘛。

窦文涛：文人全靠眼光，是吧。

马未都：对对对，所以，你看他两个家，一个是孤儿，我后来拍那个片子，为什么后来我那片子播的时候搁到最后呢，因为我无意中说了一句话，我说一个就是三代赤贫，最后成为孤儿的人，这一个家族就我爹这个家族和我母亲那个是多少年的首富，他们两个人怎么能撞在一起呢，他们俩不撞在一起就没我，对不对，看似一个家庭的偶然，是我们百年中国的必然，就是你刚才说的，每家每户都有这事。

窦文涛：而且。

柯蓝：是的，每家每户

窦文涛：而且你说的这个百年的这个必然是什么呀，你真是看出来就是说，百年这个中国这个，你的父辈你的祖辈，搞得这个重新洗牌的过程，真是天翻地覆（马未都：对），你看你爷爷。

柯蓝：其实不是每一个人的，是我们所有人的。

马未都：所有人都被洗过，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牌。

柯蓝：都是，没错。

窦文涛：你爷爷老革命、你奶奶是大户官宦人家的小姐，你看，这在远古，在更古以前是不会这样的。

马未都：你见面都见不着。

窦文涛：对，是门当户对的，就是这个重新洗牌，但是我给你说，马爷，你不，连说这个，我都觉得你们出身比我高。

柯蓝：我跟你说窦文涛，你现在越说越反动了，你现在已经开始要血统论出身论了。

马未都：你老耿耿于怀你是什么河北，河北的问题就在于此，因为它是烘托北京的。

窦文涛：没错，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自卑，你知道吗，它都是，你像京津两大直辖市，不是，我给你说，柯蓝说的也对，大概在于，你比如说你要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可能确实见识就广一些。

马未都：那肯定的。

窦文涛：对吧，而且你比如说，我现在交往的朋友，我就发现呢，他们其实有他们不易察觉的这个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表现在哪儿啊，表现在就是放纵性情，就是你看啊，你像我们河北人聊天，包括我跟方舟，我发现我们聊天都是。

马未都：你们河北有一亿人呢。

窦文涛：你比如说为什么我当主持人，柯蓝。

柯蓝：你能不能不拉人家方舟啊，人家方舟小脸绯红。

蒋方舟：自动的就被合并同类项了。

窦文涛：你就看出弱者了，他要拉个同盟说话才有劲，就是为什么你看我当主持人，主持人呢，就是陪着别人去聊天的。

柯蓝：我没觉得你陪别人聊天，我觉得我们都是陪你聊天的。

窦文涛：为什么我们在，我后来我就发现，我这些北京的这些朋友啊，仔细想一想，真的像马爷一样，就是他觉得他当年再惨，你一听这父亲也是。

蒋方舟：波澜壮阔的惨。

窦文涛：中宣部的，或者是我原来你是四野的或者他是这个那个，你要知道你像，回到像我们的老家，我一想马爷，您能追溯到您的祖父，我们家祖坟都没有了，我那天问我爸，我清明节怪不得老不发财，咱这祖坟呢，我爸说，你爷爷那坟呐，不定什么时候，农民村里耕地就给耕平了，也不告诉我们家，这真是沉默的大多数，根本就不知道。

然后呢，你看我爸，我妈都是，他们都是农民，都是农村出身，我就发现呢，骨子里有循规蹈矩，或者说，把一个就举重若轻，有这些成分甚至于你比如说，我有一个记忆，马爷，很有意思，我就当时啊，就是我觉得北京孩子，真的是特别怎么呢，活得特别有自尊，就是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流行跳霹雳舞，有一个全国霹雳舞，我那时候从来没去过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对北京孩子有一个印象，你知道什么印象吗，就是全国霹雳舞比赛。

柯蓝：茬舞

窦文涛：霹雳舞在石家庄一个体育场，但是呢是全场啊，就是那个肯定是有黑哨，那个裁判出了，就有黑幕，全场都看出来了，但是呢，我就发现啊，你看我们河北代表队的，包括其他代表队的，明明知道不公正，是吧，但是也就是。

马未都：忍气吞声了。

窦文涛：忍气吞声，表演完了就走了，最后我记得上来的是北京四五个小伙儿，这个四个小伙啊，可能是约好的上来跳的特别帅，噼里啪啦最后一个旱地拔葱，嘭，这个小伙一拍肩膀，走，哥们撤了当场就离席了，你知道当时对于一个石家庄的孩子来说，我觉得看北京这孩子，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混不吝你知道吗，就是，当时我就会觉得这个好像他们就是能够这样活着，任情任性的，混不吝的，而我们呢，似乎就是特别要守规矩。

蒋方舟：其实我觉得您说这种还有一个原因，其实这种所谓的放纵性情，我觉得其实就是对于占用公共资源的不害羞。

窦文涛：讲的好（与蒋方舟击掌），早该批评他们了，就是这么回事，你们从小就占用公共资源。

蒋方舟：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柯蓝：你让方舟说完。

蒋方舟：其实就是说包括在您说的这个hr（人事主管）看，给人端茶送水，嘴甜，他其实也是占用公共资源，就是因为他这给人端茶送水的时候，唠嗑的时候所有的关注点就在他身上，所以呢，就是他就不害羞嘛，暴露在大家面前，让大家围着他转，包括在公共话语空间，说自己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你们小地方的吧。

窦文涛：我们小地方，我们也是天下第一庄啊。

蒋方舟：对，其实就是会对于占用公共资源这件事，就不好意思，就是往回撤，就觉得自己的事情自己的情绪，不好意思让太多人知道，

窦文涛：马爷您，我是挺不理解的当然今天这个社会，大家都挺放纵性情的，但是你比如说我为什么就老会觉得，就是说比如说你要给公众讲自己的一个事儿啊，这是一种从小带来的一种东西，就觉得挺丢人，就说，哎呦，我有什么理由，让人家听我的事情，但是相比你看到的这么一些性情中人，你也挺佩服他，他就觉得我的事儿就是天大的事儿，对吧，你们说我不好，或者说包括说我老婆怎么怎么着了，或者说我丈夫怎么怎么着了，他为什么会有一种觉得全社会都是我的空间。

柯蓝：咱说点实际一点的东西，在座四个人，咱们说资产谁最多，一定是你最多，咱不说别的。

窦文涛：我的资产就是你们哪。

柯蓝：别别别别。

窦文涛：我只有节目的资产，

柯蓝： 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我20岁的时候，进的ChannelV我妈就看着我们那帮小孩儿，一个个扑腾的特高兴，我妈特别冷静的说，你们这帮小孩儿，没一个以后会大红大紫，为什么，都是贪图享乐，而且呢心无大志，因为你混不吝，个个都混不吝，每一个家庭就国外长大的，或者说像我们这样，就是被你们说起来好像是什么，怎么说有特权阶级，其实哪儿有，好，不管，我们都是胸无大志，我们混不吝是为什么，因为我不要啊，我没有这个竞争能力，所以你看现在活的最好的，《圆桌派》、《锵锵三人行》。

窦文涛：因为我们家定的成分是什么呢，下中农。

柯蓝：不管定成分，你不说这个，你有一个促进经济繁荣文化进步的一个驱动力，你的虚荣心，所以驱使你们，一步一步往上走，我就是还在那儿滴溜着，

蒋方舟：主持界的于连。

马未都：她点儿骂你，你知道吗。

蒋方舟：我没有骂你。

窦文涛：感觉我是祁同伟，是吗，

柯蓝：但是我想说的是。

窦文涛：是凤凰男。

柯蓝：不是凤凰男，你是一定要按这样子划分的话，这就是我想说的。

马未都：她还是很敏感，其实在她说这话之前，我就想说的就是这个事，你刚才说的全是现象，我们的结果呢。

柯蓝：结果，对，看结果。

马未都：结果，你看你出来了吧。

众人：哈哈哈。

窦文涛：好好好。

马未都：你知道。

柯蓝：是的，你有竞争力，我没有竞争能力。

马未都：我告诉你，我参加。

窦文涛：方舟也出来了吧，方舟著名女作家。

柯蓝：你别老搭着方舟，其实你们俩不一样。

马未都：我参加过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对我教育巨深，人家就是非拉着我去，我不知道干嘛去，后来我说我不去，说就去吧，说全是开国元勋的后代，好，那天一去哈，咱就别说人了，说人不好，全是开国元勋的后代，这是谁儿子，这是谁女儿，有的长的，还真像，就什么呢，说贺梅老总请客，我当时以为全是开国元勋，什么这些人，我去了一个人就坐那儿，老老实实坐那儿。

蒋方舟：你也是元勋。

马未都：我以为，我当时以为是贺龙他们家的谁，敢情这请客的人，是鹤壁煤矿（鹤煤）的老板，（众人：哈哈哈），把我恶心的吧。

窦文涛：哈哈哈，煤老板。

马未都：煤老板！

窦文涛：煤老板做东，哈哈哈。

马未都：做东，弄了三十个人三桌，然后我就觉得特悲哀，

窦文涛：对对对，您这空军大院的，当然觉得悲哀了。

马未都：这全是，对，就我啥也不是，对我一看，我说怎么弄一个鹤壁煤矿的老总买单，就为吃这么一顿饭，说有几个人上去朗诵了一点儿自个儿写的四六不靠的诗，弄得我特难过，从那一天我就发现就是，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那事的悖论，这些人出身都非常好，全都没有出息，但凡有出息，我也不吃这顿饭，我那天就算误入虎口，吃的这顿饭，谁去吃这种饭，因为我没闹清楚谁是谁，我才去的。

你想一想这些人的条件，那要说起来，我爹那，我爹不叫官，我爹就是一军人，这些都叫官，都是开国元勋，全是顶级人物的子女，依然没有出息，还是在自己，家教是一部分，家教只能限制你的举止和这些很浅显的，更多的教育是社会教育，然后还有一个人对这个事物的自我约束，我觉得自我约束很重要，你肯定有很多自我约束。

窦文涛：我自我约束太大了，你知道我之所以没有混到。

马未都：你知道什么不能干。

窦文涛：我之所以没有混到祁同伟那程度就差点儿，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是说你看我们家下中农吧，所以就是这种一亩三分地，就是说人们过去人们说我们这个河北人，河北人有的超越了，但是有的就像我就没有超越，就是说一亩三分地，小富即安，他呢是特别容易知足，但一旦知足了呀，他就不再往前走了，但是呢，你要是说像祁同伟这种，出身农村的，他好像我还见过这一路，就是说为什么他能成功，我跟你说坏人最勤奋，好人，我现在发现就有些时候干活。

柯蓝：不以好坏之分。

窦文涛：不是，就是说。

马未都：好人也有勤奋，我就特勤奋。

柯蓝：我也挺勤奋的，我也是一个好人。

窦文涛：那好不好就得另说，哈哈哈。

马未都：就是这个，那个勤奋你必须理解成钻营，就是坏人太爱钻营，钻营要付出努力的。

窦文涛：但中国这社会，你真的你……

蒋方舟：其实我觉得不是坏人，就是鲁迅原来写过嘛，说这个他《扣丝杂感》这篇文章，他就讲猛人，我觉得那个鹤壁的那个鹤煤，他其实就是这个猛人，他猛人呢，他需要一堆包围者，那他卷的这些包围者，可能就是这个出生好的，其实是一个互利的关系，

窦文涛：那方舟我问你，你觉得，就是说你会有这种吗，你比如说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好像是外地的小地方来的，他确实在北京同学面前聊天，那个时候，哪怕是个北京口音，他自己就会觉得有点怯。

蒋方舟：因为我们当时已经是清华已经是北京小孩挺少的了，所以好像没有说，而且我是名人嘛，所以哈哈哈。

窦文涛：她不一样，她神童。

蒋方舟：对，就是我屌丝程度比你好一点。

柯蓝：你们俩别在这边演屌丝了，这真令人作呕，简直了。

蒋方舟：但是小时候有，我写的第二篇文章就是《我想出生在北京》，就是大概六岁半的时候，第二篇文章就是这个。

柯蓝：但是你要想，如果你出生在北京的话，你也不会有这么棒的妈妈。

蒋方舟：我也不会这么写。

马未都：可能一事无成。

蒋方舟：可能一事无成。

柯蓝： 没有一个翻吧，翻吧，尽情地翻吧……

马未都：而且北京本身就不是纯粹的北京人的北京，北京因为建国定为首都以后，来的全是外面的人。

柯蓝：对，我是湖南人。

马未都：对，我小时候听那个叔叔阿姨们说，没一个正经北京腔。

柯蓝：没错。

窦文涛：可是我总觉得，你要没有这样的长辈，你也不是你这样的性格。

柯蓝：当然是。

窦文涛：那你像刚才她说她奶奶，说她妈妈，对吧。

柯蓝：我觉得这家庭教育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窦文涛：看你明显都眼光不对

柯蓝：这个家庭教育肯定是非常重要，有一点我觉得人活得简单，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家庭，但是我要特别简单地活，你们什么时候见过一中年妇女活的这么任性，这么简单的，就我啊，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总行吧。

窦文涛：是，你看你就能什么都不要，但是要是我们小业主的成分的人呢，我们就得有点儿。

马未都：什么都得要点。

窦文涛：你有点流氓无产者，你知道吗，

柯蓝：对，就是我，其实真正的小富即安是我，我稍微有点我就行了，然后我觉得我要那个脸比要那个钱重要，在脸和钱当中，我一定选的是脸，但是你看，你，你假装自个儿是屌丝，你特别辛苦说，我这一亩三分地，一亩三分地？你明明是从《锵锵三人行》变成了《圆桌派》。

窦文涛：对，那也是从富农变成地主这个节奏了。

柯蓝：对啊，你看我到现在也还只是个富农啊。

窦文涛：不是，觉得咱也不能唯出身论，是吧，它是有影响。

柯蓝：对，这个特别不科学。

窦文涛：对，最后你看，你又回到了革命的道路上，《人间正道是沧桑》，你不承认。

柯蓝：为什么要说革命，我为什么不说是换一种，是理想主义者，我觉得这个理想，早期的理想主义者就是简单直接的，中国有早期的共产党员，然后有十二月党，这不都是理想主义者吗，

窦文涛：这是不是你的DNA？你骨子里有这个东西。

柯蓝：我觉得谁没有理想？但是每一个人的理想是不一样的，有的理想是买房，买车，我的理想也许是，我自己也不知道。

窦文涛：你的理想是什么，（蒋方舟），？

蒋方舟：啊？

窦文涛：这能看出出身来，你的格局有多大。

蒋方舟：那我要小心想一想了，那就是还是写出自己满意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不一样。

柯蓝：这可不是屌丝心态啊。

蒋方舟：这跟出身不一样。

窦文涛：出身呢，她妈妈就是女作家，

柯蓝：对啊。

窦文涛：所以你看她终身。

柯蓝：她妈妈是个非常棒的一个女性。

窦文涛：对，那马爷的理想呢。

马未都：我就说句实在话，我这刚才脑子想，我这急速地在旋转，我就想不出我的理想，我认为就是理想是一个本身是一个不可实现的东西，能实现的都不能算理想，那叫目标，你想就是一个不能实现的东西，人生有理想是很美好的，因为它永远有一个你实现不了的东西，在前面引导着你或者照着你。

蒋方舟：文涛老师，我问你，你现在会在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卑感呢，就现在年过半百的你。

柯蓝： 他现在看着你就有自卑感。

马未都：他哪有自卑感。

柯蓝：他有。

窦文涛：当然了。

柯蓝：他看见小美女就有自卑感。

窦文涛：不是，我根本上就，我现在把自卑感当成自豪感了，我就我甚至认为，一看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比如说对我来说，说实在的，出来说个什么事儿啊，我都觉得挺害臊的，其实对我来说，是要抵抗一个内心的一个障碍，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啊，是什么呢，而引起别人的注意啊，我就会觉得臊眉耷眼的，但是你看啊，人生就是矛盾，你干了这个不要脸的职业，但是你就知道我的心里有多矛盾，所以说我的理想就是退休啊，但是退休的前提是什么呢，再多挣点钱哪。

马未都：衣食无忧啊。

窦文涛：对，衣食无忧，得挣多点钱。

马未都：算的钱。

柯蓝：你早就够了。

马未都：就是挣的钱永远花不掉。

窦文涛：挣的钱永远花不掉。

马未都：然后你就发愁怎么把它花光。

窦文涛：然后再找一个，像柯蓝这样说的，对物质上没有太大欲望的女性，这咱就齐活了。

柯蓝：不可能，你必须找一个小美女，然后聊聊天，然后侧面，正面，从来都是这样。

马未都：如果你找这个小美女，她的物质上没有需求的话，你的生活特别没有意思，真的。

窦文涛：感觉一辈子挣的钱花不出去。

马未都：对，很苦恼。

窦文涛：哈哈哈哈哈。

窦文涛：行，祝咱们都实现理想。

马未都：好，理想。

窦文涛：超越咱们的出身。

柯蓝：觉得理想就是真至圣贤吧，这还挺重要。

END